

湖海人豪大刀王五

戚宜君

羣盜聽命無敢犯誡

江湖好漢京師王五（原名王正誼）以一市井匹夫，馳譽河北、山東一帶，在清朝光緒年間，提起大刀王五，真是無人不知。他為人保鏢，車前豎立一把大刀為標幟，沿途所經之地，盜賊莫敢攪其鋒；平日結交黑白兩道，性情爽朗豪邁，常約束羣盜，非不義之財毋妄取，非該死之人毋妄殺，倘犯姦淫則殺無赦，羣盜唯唯聽命，無敢犯誡者。

光緒二十年夏天，朝鮮東學黨作亂，中國駐朝鮮通商委員袁世凱，屢電北洋大臣李鴻章派兵助剿，中國與日本均派兵前往。八月間海軍提督丁汝昌，率軍艦十二艘護送兵船增援朝鮮，將返旅順，與日本海軍大戰於大東溝外海，中國戰艦多艘沉沒，餘亦傷重不能再戰，廷議咸歸咎於李鴻章，命拔去三眼花翎，褫去黃馬褂。

光緒二十一年新春，日本海軍於冰天雪地裏奇襲劉公島，海軍艦艇大小二十三艘全被俘擄，清廷苦心孤詣所建立的海軍武力，至此幾乎已經全部瓦解，倒是海軍提督丁汝昌與劉公島守將總

兵張文宣尚不失軍人本色，雙雙仰藥而死。這便是繼鴉片戰爭之後，清廷又一次的重大敗績——中日甲午之戰。

日本在明治天皇變法維新以後，至甲午之戰為時不過二十年，即能一舉大敗滿清，其國人之勵精圖治，國力之突飛猛進，乃可想見。清廷命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赴日媾和，訂下了割地賠款、喪權辱國的「馬關條約」，要不是李鴻章揆了一槍，中國的屈辱恐怕尚不止此。

伊藤博文在春帆樓上曾對李鴻章說：「與中堂別來十年，中國毫無改變成法，以至於此。」事實上他說得一點兒也不錯，滿清專制絲毫肯放鬆，土大夫又抱殘守缺盲目以衣冠上國自居，如此何以能適應列強環伺的世界局勢，又如何能縱橫捭闔為中國前途開拓新的途程，此甲午之戰之所以失敗也。

清廷在甲午之戰的慘敗是一個無情的考驗，不止是「單」不住外國人，連自己人也有些「單」不住了。所謂「同治中興」的局面，不旋踵又在天津教案、新疆回亂、中法越南之戰，特別是中日甲午之戰中折騰得千瘡百孔，於是維新之議

甚囂塵上，志士投袂而起，痛論變法之不可不變。

當時民間騷亂迭起，京畿一帶素稱天子腳下，竟亦劫案疊疊，刑部衙門日夕緝捕而不得要領，咸認：「只要逮到大刀王五，一切便可水落石出。」刑部堂官將信將疑，擬派大批官兵前去緝拿王五，而令漢青士負責執行。漢乃溧水人，時為刑部總司獄事兼提牢職，為人清正簡明，奉命之後迅即提調兵弁，浩浩蕩蕩的開赴宣武門外，將崇甯高垣的王宅團圍住，仗着人多勢衆，劍拔弩張的鼓噪而入。王宅護院家人分別把守，以石屑、瓦片等物紛紛向外拋擲，彷彿像是彈丸弓矢一般，擊中吏卒面目，吏卒們疼痛難忍皆負傷退了出來，只見王五大搖大擺的站在大門石階上，大聲吆喝道：「君等速去，不必前來滋擾，如果有事，王五明日自當親自前去，不敢麻煩諸君大費周章，如果必欲逞強，則大刀之下絕不容情，石屑瓦片不過是小試薄技耳！」吏卒聞而膽怯，僅在門外叫囂，至日暮遂相率離去。

重罪可免輕罪不恕

第二天一早，王五便到了刑部衙門，見到了濮青士大人，理直氣壯的說：「昨日大批吏卒勞師動衆的前往逮捕王某，自問未曾干法犯禁，故而不受威迫；今吏卒已經罷歸，王某則遵約隻身前來應訊，還望大人明察。」

濮青士厲聲問道：「三輔劫案，層出不窮，曾否與你有所干連？」

王五笑答：「王某無狀，尚不屑爲劫賊，新近發生之十幾起劫案，半數係王某相知者所爲，半數係他路盜匪所爲。」並一一指出姓名，且強詞：

「不義之財，人人得而劫之，一明一暗耳！城狐逼地，安問社鼠，願明公熟思之。」

眼見堂下的這個漢子，五十開外的年紀，氣宇軒昂，英氣逼人，一雙炯炯有光的眸子，方面大耳，透露出一臉堅毅果敢的神情，濮青士大人已然爲之心折，對答之間頗嘉其俠烈，旋謂：「看樣子邇來諸劫案着實與汝無關，然則汝以一匹夫濫交匪人酗酒逞豪，究非善類，吾速汝來有將以懲誡也。今天既然汝親自前來投案，重罪可免，輕罪則不可恕。」乃飭役吏答責二十，擲出刑部了事。

江湖人物挨個二、三十下竹板，就如同是搔癢一般，從此可以了結嫌疑，換得一身清白，對王五而言是非常划算的。因此當他回到家中以後，舊雨新知聽到了消息，都紛紛趕到宣武門外住宅，向他殷勤道賀，王家門前車水馬龍，爲此竟熱鬧了好幾天呢！可見大刀王五當時在京師一帶「氣候」之一斑矣。

義助濮大人赴新任

光緒二十四年新年甫過，跟着又是上元燈節，然後京師各衙門陸續開印辦事。濮青士奉命外調，出使河南南陽府。濮大人素行清簡，有一介不取之風，清代京官的陋規，各地封疆大吏每屆夏至有「冰敬」，每當年關有「炭敬」，平時殷勤燒香，遇事才有人照應。據說許多清貧京官都是仰賴「冰敬」與「炭敬」來彌補微薄薪俸之不足。此風由來已久，滿清末季尤爲盛行；蓋因封建社會出仕爲官者，儼然高高在上，處處要講究派頭與排場，打腫臉充胖子比比皆是，因此更滋長了此一陋習的氣焰。但濮青士卻安貧樂道，等到他榮膺新命卻手頭拮据，到處欠下的米錢、炭錢、布錢、油錢，如今要出京了，總該有所清結；再加上南陽遠在京城二千里外，拖家帶眷所費不貲，凡此種種少說也非兩百金莫辦，萬不得已到處向同僚告貸，均得不到結果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王五聽到了消息，急往濮宅投刺請謁，濮舍門房卻之，王五則堅持非見濮大人一面不可。既入見，王五趨前長跪叩頭道：

「王五沐公再生之恩，無以爲報，今聞公出守南陽，願執鞭隨從以從。」

濮青士答以：「不必，此去南陽自有僕從！」王五遽爾云：「王五素知大人公忠清介，將以琴鶴自隨南下，然沿途盜賊伏莽，未必知公之清廉也；倘有所犯，貽害難卜，且聞公資斧不繼，難以成行，在下有私蓄兩百金，願以饋公。」

濮青士連忙搖手道：「吾已借得二百金矣，不必汝勞心！」

王五誠懇萬分的說：「大人何必欺瞞王五，前日大人曾往某處貸百金而未果，昨日又往某處貸百金亦未協，今晨且往某處借百金仍徒勞往返，何以已借得二百金乎？然則大人以爲王五所有乃不義之財乎？事實上絕非來自劫奪也。」

濮青士謝過了他的好意，但仍然不肯收受王五的贈金，王五認爲：「倘若大人以受爲非廉，則可立下字據，俟蒞任後再行歸還如何？」

濮青士沉思良久，實在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想，而且行期在即，諸事都須料理，遂硬着頭皮答應：「既然如此，權且暫貸一時不妨！」

王五奉上二百金，濮青士端端正正的寫了一張借據付與王五，過了兩天王五又來回請道：「旅途坎坷，願隨大人南下，大人如不允許，亦當隨侍左右，以盡護持之責。」濮青士感其誠意遂許之。

煌煌無僞信而有徵

春寒料峭中，一行人出京南下，曉行夜宿，一路尚稱平靜，抵達衛輝時春雨霏霏，兼旬不停，道路泥濘，不堪前行，是以困守逆旅，百無聊賴；等到天氣放晴，河水又暴漲而不得渡，如是前後折騰了半個多月，所攜盤川行將用罄，前路茫茫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因而終日唉聲嘆氣，繞室來去不停。王五睹狀謂濮青士道：「盤川用盡耶？」

濮青士答：「河不得渡，資斧將罄，爲之奈

何？」

王五拍拍胸脯道：「大人勿憂，此事包在王五身上！」

薄暮時分，王五跨馬佩刀疾馳而去，左右人等向濮青士報告說：「王五匹馬腰刀，絕塵而馳，恐將往行劫矣！」濮青士憤然道：「果如是，吾將失去這位好朋友了。」說罷一個人關起門來，在房間內踱來踱去，連晚飯也拒絕進食，一直等到二更時分，聽得馬蹄聲由遠而近，王五又翩然馳歸，到達旅店門口翻身下馬，直入上房，在搖曳的燭光下，解開腰囊置几上，啓視之約五百金在焉！

濮青士怒不可遏的說：「渴者不飲盜泉之水，吾雖渴豈肯失去節操，汝毋污我清譽，速將此阿堵物移之去！」

王五大笑道：「大人疑王五行劫乎？王某雖微不足道，區區五百金尚有乞假之處，而不必行劫耶！此五百金乃向城東崔姓商家借來，大人倘不信，可召其來，以證王某言之不謬也。」

濮青士果然立刻寫就一函，派人持往城東，邀崔姓商人於翌日來旅舍一敘。第二天晌午崔姓商人依約而至，拿出王五書寫之借券，下署借貸人濮青士，介紹人王五，煌煌無偽，信而有徵，濮青士也就不好再堅持什麼，只好謝而受之。

抵達南陽任所，濮青士忙着交接事宜，王五則好整以暇的遊覽當地名勝，接受南陽地界江湖道上朋友的款待，半個月後王五打算北返，濮青士拿出七白金交給王五以償債，另以百金作為沿途盤費，王五收了七白金，無論如何都不肯收受

另外的百金；又是跨馬佩刀，絕塵逕去，望着漸行漸遠的背影，濮青士對於這位江湖友人，感激之情是永銘在心的。

維新變法忙裏忙外

大刀王五返抵京城之日，維新變法正如如火如荼的進行中，光緒皇帝下定國是之詔，略謂：「自王公以及士庶，各宜努力向上，發憤為雄，博采各學之切於時務者，實力講求，以救空疏迂謬之弊，毋徒襲其皮毛，毋競騰其口說，務求化無用為有用，以求通經濟變之才，著軍機大臣，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，會同妥速議奏。」

先是德國宰相俾士麥曾語人曰：「三十年後，日本其興，中國其弱乎！日人之遊歐者，討論學業，講求官制，歸而行之；中國人之遊歐者，詢某廠船砲之利，某廠價值之廉，購而用之；強弱之原，其在此乎！」果然不到三十年而有中日甲午之戰中國的慘敗。

康有為諸生時曾伏闕上書，極陳時局，甲午年更代表一千三百位舉人公車上書，請求變法圖強，均沒有結果；及其為工部主事，先後又上書七次，篇中甚至有「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」及「不忍見煤山前事」等語，儼然是說如不速行改革，將成為秦二世和崇禎帝的繼之者矣！像這樣大逆不道的措詞，皇帝都沒有加以怪罪。待至光緒皇帝決心變法圖強，帝師翁同龢舉薦康有為稱：「有為之才，過臣百倍，請舉國以聽。」

大概是康有為的見解與企圖心，大大的符合了光緒皇帝的胃口，據另有一說「有為」二字亦

頗為搔着了光緒皇帝的癢處，於是採納了翁師傅的舉薦，對康有為大加重用，其弟子梁啟超進呈「變法通議」亦備受獎勵，另以內閣候補侍讀楊銳、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、內閣候補中書林旭、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，均賞四品銜，在軍機章京行走，凡有上諭，皆經四卿屬草，百日之內，維新之詔聯翩而下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。

到了秋風起兮，光緒皇帝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，命譚嗣同查歷朝成案之際，在頤和園中頤養天年的慈禧太后，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。

再說大刀王五回到京城以後，由於譚嗣同與濮青士乃同榜進士而且交情彌篤，受託前往拜謁，兩人相見恨晚，談得十分投契。雖然大刀王五只是一個市井人物，但在維新變法之中也忙裏忙外，提供了不少貢獻，特別是慈禧太后在頤和園中的反應及佈署，就是大刀王五透過各種關係打探出來的。

大刀王五曾秘密的糾集了北方豪士千人，以作為維新變法的後盾力量，替手無寸柄的皇帝，增加了不少穩定信心的作用。當時手握重兵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，久使朝鮮，深悉外情，對維新變法頗為贊成，譚嗣同密奏皇帝破格超擢，冀緩急可恃，就是大刀王五的建議。

八月初一帝召見袁世凱，賞侍郎銜，專主練兵事宜，初三日夜譚嗣同逕往法華寺，與袁世凱徹夜密談，欲以其力制服慈禧的死黨榮祿，當時林旭曾獨持異議作詩一首云：

伏蒲泣血知何用，慷慨何曾報主恩；願為公歌千里草，本初健者莫輕言；

結果譚嗣同不聽林旭之言，拉攏袁世凱不遺餘力，把一片心事盡行向袁剖白，不料袁世凱伴爲應允，暗地裏卻跑到頤和園內向慈禧太后告密，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挾榮祿之衛兵入紫禁城，下垂簾聽政詔，幽禁光緒皇帝於瀛臺，四面環水，僅一板橋相通，命李蓮英遴選親信太監嚴密監守之。要不是江督劉坤一的奏電中有「君臣之分已定，中外之口宜防」等語，光緒皇帝恐怕就要性命難保了。一般人咸以這十二個字，不啻是光緒皇帝的延命金丹。

死於兵荒馬亂之中

從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六日的百日維新，至此宣告結束。康有爲已於前幾天倉皇離京。譚嗣同聞變，竟日不出家門以待捕者，並力促梁啓超出亡日本，曾言：「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；不有死者，無以召後起。」梁啓超乃輾轉逃往日本。

譚嗣同復與大刀王五密謀奪門復辟，事卒不成，大刀王五勸其出奔，並願竭盡全力隨護出京；事急矣，王五幾乎要使用強迫的手段了，譚嗣同正色道：「志士仁人，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，吾誓不趨避也。」王五無奈，只好流涕與之訣別。譚嗣同終於被捕入獄，題詩於獄壁云

望門投宿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；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
張儉爲東漢時的大忠臣，劾侯覽不軌反而被誣，逃離京師，望門投宿，人重其名，多破家相

容，此乃指康有爲也。杜根在漢安帝時會上書直諫太后歸政，后怒，於殿上撲殺之，未死脫走，此冀望於王五也。

大刀王五果然繼續譚嗣同的遺志，潛結壯士，從華北到華中，連成一氣不下數千人；而義和團拳亂接踵而至，大刀王五又準備在八國聯軍之役中有所作爲，竟死於兵荒馬亂之中。

大刀王五初爲綠林豪客，而漢太守獨具真鑒，薄懲之，寬釋之，王五於感恩戴德之餘，扶漢太守之危並濟其困，忠肝義膽，表露無遺；而於「戊戌政變」中尤能竭智盡忠，當一切都已經煙消雲散以後，猶自力任艱巨，希望能夠有所作爲，不幸卻罹難而死，但他的忠心與膽識已馳譽身後，雖死亦無憾矣！

預告 戚宜君著

蘇曼殊外傳

細說蘇曼殊的錦繡人生
自二月號起開始連載

戚宜君著

張大千外傳

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
預約特價一〇〇元

三十二開本，三百二十餘頁，穿線平裝，附珍貴插圖，三月卅一日出書，預約祇收臺幣一〇〇元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